

圆满

□钱重碧

这是一个安静的、阳光明媚的日子，节日人潮和鞭炮的喧嚣已经散去，正适合沉下心来，好好打理一下，那些盘桓于心头多时，却又一直无从下手的纷繁思绪。

我从锦匣中取出了那只玉镯，细细地端详着，轻轻地摩挲着。这是一只青白色的和田玉镯，传统的圆条造型，周身散发着温润柔和的光泽。漫漫岁月无声的浸染，使它呈现出一种温婉沉静的安详气韵。

玉镯是我那从未谋面的祖母留下的，本有两只，因为父亲兄弟四人共生8男2女，所以这玉镯就由孙女辈的堂姐和我，一人一只，留住纪念。

父亲十岁那年，祖母就因病故去了。“祖母”之于我，就是小时候所填家庭情况表中陌生的一栏，成年后偶尔苍白无据的想象。内心里，因为欠缺其他孩子承欢膝下的祖孙亲情，有

时，也会闪过几许羡慕，几许遗憾，却因为种种原因，并没有机会去好好了解一下祖母短暂的一生。直到前些年，我从许久不见的伯父手里接过这只玉镯，还有祖母留在这世上的唯一一张照片，祖母的形象，方才借由父辈的叙述，从此萦绕于心，深深不忘。

那张照片并不是祖母的个人玉照，而是她在三十多岁时和家中女眷的合影，具体的拍摄年代不详，季节是冬天。照片上的四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袍，一字排开，侧身而立。祖母垂手站在最右侧，个头不高，身材匀称。头上盘着一丝不乱的乌发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眉峰微蹙，目光平和又略带沉思地望向前方。挺直的鼻梁下，那张棱角分明的嘴稍稍抿着嘴角。看上去通身没有娇弱羞赧之态，倒是沉着端庄，气定神闲。祖母一八九六年出生于苏州殷实开明的商贾之家，是家中长女，下有三弟一妹，未出嫁时就是家中父

母的好帮手，弟妹们的“领头羊”。她曾就读于颇有声望的无锡荡口鸿模小学，在那女子甚少上学读书的年代，堪称知书达理见多识广的“女秀才”，由此亦可见她父母对于她的偏爱和器重。

祖母是如何嫁入无锡钱家已无从得知，想必也是媒妁之言牵成红线。无锡钱氏在当时乃是有着数百年聚族而居历史的封建大家族。祖父乃南京两江法政学堂毕业，看不惯世风日下，又找不到济世良方，与世无争的性格，使其既不愿从仕做官，也不想开坛授课，又不知稼穑生产，且不擅经商理财，却喜欢研习家中的古旧医书，只有躲进小楼成一统，一大家子只能靠祖宗所留不多的田产店铺获得温饱。与钱穆同时代的祖母，从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家庭嫁入这样的封建大家族，其压力和不适可想而知。虽说她和祖父鹣鲽情深，但柴米油盐，人情世态，赡养长辈，抚育

子女，都要靠她上下打点，日夜操持，经年累月的操劳，严重地损害了她的身体健康。出嫁之时，她父母陪嫁的这一对玉镯，应该见证了祖母从青春韶华到油尽灯枯的一世辛苦。

祖母走后，她的弟妹们都伸出援手，替她照拂这个她放心不下的家庭。祖母的美德，成为孩子的余荫。八年后，祖父熬过了抗战的腥风血雨，却终没有等到春暖花开。父亲他们四兄弟陆续散于沪、宁、闽、渝，踏上各自艰苦奋斗的人生路程。但一路行来，他们都做到了祖父母的冀望，那就是：“夫妻白头相守，手足困难相扶，个人自强不息，家庭和衷共济。”

抚摸着祖母留下的这只玉镯，心中汨汨流淌的，是“血浓于水”的感动和一脉相承的亲情。冥冥之中，祖母的目光，仿佛穿透了岁月厚厚的风尘，如眼前这艳丽暖阳，静静地祝福于我。此时，我特别想说：我感恩这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

微观

梅干菜烧肉

彭爱珍

春节长假后返城，临走的那天，母亲特意做了一饭盒梅干菜烧肉。当我把还带着温度的梅干菜烧肉放入行李中时，热泪浸满了我的眼眶。

在我上高中时，梅干菜烧肉就是我的最爱。那时候，高中是寄宿制，我一个月回家一次。每次走的时候，母亲都给我做满满一饭盒梅干菜烧肉。在那个年代，梅干菜烧肉也算是上等的佳肴了。每次到宿舍，我还和舍友们一起分享母亲做的美食。直到现在，我高中时的闺蜜在回忆往事时，还经常提到我母亲做的梅干菜烧肉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做的梅干菜烧肉味道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——母亲越来越苍老，鬓角的白发越来越多。母亲的梅干菜烧肉，也是一种对子女亲情的牵挂和寄托。对于这份爱，我们应该多一些珍惜。

心灵的行走
孔繁勋

行走，是一个人的本能，是一种人生姿态，一种生活方式。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，我们便在行走中学会生活、学会成长，在行走中学会去爱、学会思考。

一直以来，行走不但成为文人墨客抒发情感的对象，也是普通生活的真实内容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自从军南海，到定居南京，一直行走在人生平凡的轨迹上。这轨迹，既有平坦，又有坎坷，既有风景，又有风雨，可是我一直都在不停地行走着，并在行走中学会了观察、思考与欣赏，在行走中感受到快乐、爱与被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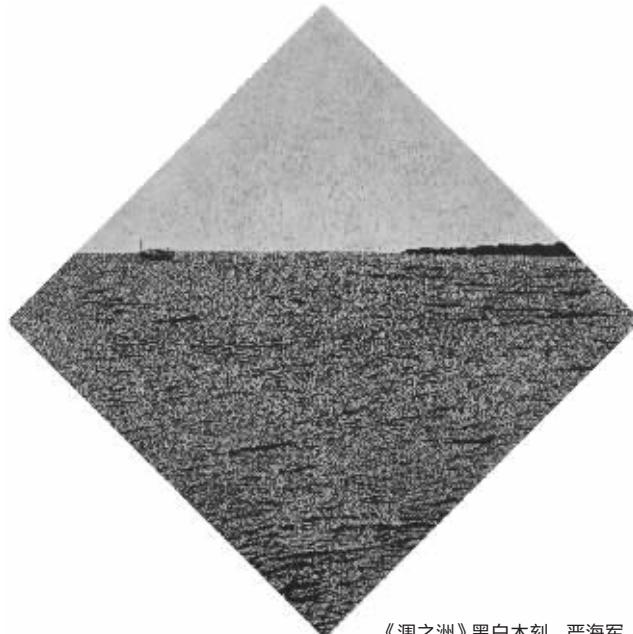
行走，给了我成长，行走，给了我的收获。同时，行走过程中的风景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，行走过程中的思考使我对人生有所顿悟。当前，在这个节奏加快的时代，人们的精神常常得不到放松，工作与生活的压力像两座大山始终压在心头。人们更需要行走的自由与快乐。因此，我想在此大声呼吁：回归自然，拥抱自然，放慢你匆忙的脚步，随意地行走吧。在行走中，歇息一下疲惫的身心，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，好好享受一下本该快乐的生活。

左右不分
刘芳

周六，我在医院值班。来了一个老大爷，耳朵有些背，走路也不利索。进门就喊，“医生我这条腿痛。”我检查后发现就是一般的皮肤炎性反应，擦点膏子就行了。为了不让这位老大爷辛苦地跑去取药，我招呼护士，给他拿一支左氧氟沙星消炎的膏子。

哪知，老大爷这回耳朵很灵敏。喊着护士，挪过腿去，小声对护士说：“这位医生靠谱吗？我明明是右腿痒，他说是左痒，这就是左右不分嘛。”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

《润之洲》黑白木刻 严海军

春节已远，心别远

□管洪芬

春节已远，年假结束，我应该收心好好上班了，只是，猛然间竟感觉心间别样落寞。想想看，春节时多热闹啊，却是仿佛才眨眼的工夫，回来过春节的老公又去了外地上班，女儿呢也快开学了，环顾四周，凄冷得仿似只剩下了自己。这种热闹绚烂后的乍然孤寂，让我不由想起了去母亲家拜年，然后离开的时候，母亲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别只年初三回娘家”，当时不觉其意，再想起时，才感觉别有深意。

我想，定是母亲也如我一般，怕极了那种热闹后的孤寂。母亲一生辛苦，养儿育女，待到儿女长大，一个个离得远了，想见不得见不说，像我这种不善表达的，平日里更是电话也少有打回去。好不容易，母亲把年盼来了，儿女们全都回了家，忙里忙外，做做吃喝，母亲从来不怕烦也不怕累，于母亲，最怕的恐怕只是别离，是想见不得见，

是思念却不可说。这么想着，我赶紧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那头，是母亲惊喜的声音。母亲告诉我，刚好他们也吃好了晚饭，正和我爸说到我，没想到，我电话就来了。

挂了母亲的电话，我又想到了身在外地的老公。老公是个恋家之人，我想，虽然是回到熟悉的工作环境，终究是离家别亲，老公一定也很落寞，只不过男人有苦不言而已。于是我接着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家里的一些琐事，还有女儿的一些趣事。老公呢，也说了一些他那边的情况，我俩你一言我一语再夹杂着女儿在边上淘气捣乱，尽是欢声一片。

可能很多人会犯一种错，感觉不过是才分开，不过是才几天，哪就需要打电话，哪就需要再见面？其实，这种想法很错误，爱需要去维系，感情需要去倾诉，还有孤寂，更需要用爱去消弥，我们真的应该极尽一切方法告诉我们惦念的人，春节已远，但我们的心理不远……

果园里的小屋

□谢金良

陈家庄划入开发区后，全村整体拆迁。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陈兴伯和老伴一起，随儿子搬进居民新村。

儿子安排他们老两口住七楼一套中户，住房面积宽敞，装潢实用。可陈兴伯住不惯，整天皱着眉头发呆。儿子见了说：“老爸，你怎么住不惯呀？楼层高，有电梯，不需要你攀爬。”

陈兴伯说：“我住在空中楼阁，离泥土越远，心里就越不踏实。”

儿子纳闷，安慰说：“你住一阵，就会习惯的。”

陈兴伯沉默着不作声，第二天一吃完早饭，就下楼走出新区，直往老村那边跑，沿河的那个果园，暂时还没划入开

发区，仍由陈兴伯管理。

过了几天，陈兴伯对老伴说：“我清理了一下果园的小屋，把农具安放在室外的木棚里，小屋铺了张床，墙边还能支个灶，明天，我们搬到果园去住吧。”

老伴听了，说：“老头子！你有福不享，装潢美观的楼房不住，去住低矮的小屋。”

“果园里幽静，空气新鲜，闻到草木的气息和泥土的香味，我心里踏实。”陈兴伯喃喃地说。

老伴知道老头子脾气倔强，想做的事谁也劝不住。

第二天，陈兴伯住进了果园的小屋里，入夜，他陶醉在草丛里传来的虫鸣声中，心情舒畅，一会儿就打着鼾，在梦境里睡得真香。

几天以后，老伴也来了。

无辣不欢

□黄晓静

冬日的寒冷渐渐逼近，无论你穿多厚，冷空气总是让你身体紧缩，牙齿打冷战。再碰上雨雪天气，真有种围炉枯坐的冲动。这时候一说到吃食，一定是无辣不欢。

冬天火锅店生意一定是最好的，鸳鸯锅端上来，众人都往辣油锅里涮羊肉，虽辣到难忍，但周身暖和，有嗜辣的人竟吃得脸上流汗，大呼快哉！街边的馄饨、皮肚面、牛肉砂锅，热气腾腾地端上来，不用店家问“阿要辣油啊？”一定是加一大勺！辣油漂在汤碗里，吃下去，喝一口，顿觉浑身暖和。这时真觉得辣椒是好东西！无论是北方的烤鸭、牛肉面，山东的大葱卷饼，还是南

方的馄饨、鸭血粉丝汤，若冬天吃，一定要有足足的辣味。一个辣就化解了冬日的严寒，融化了被寒风吹过的僵硬脸庞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冬日，母亲喜欢腌制各种辣味，辣蒜瓣、辣青椒、辣萝卜，辣且爽口，将它们当作佐餐的小食，别有风味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带着孩子吃饭，备孩子的一日三餐，基本没有辣味，今冬竟然对辣味有种渴求。有一次在街边的店里吃一份砂锅，加了足足的辣油，顿觉美味。也不知在想什么，突然被辣椒呛到，咳嗽半晌，心想：这辣味就像寻常日子啊！不仅仅有云淡风轻、甜甜美美，还有生活的种种况味，足够人咂摸一阵子的。